

Fred Putnam 博士，诗篇，第三讲

©弗雷德·普特南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 Fred Putnam 博士关于《诗篇》的第三次演讲。普特南博士。

在第二堂课中，我读了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一首短诗《水重》。这首诗还说明了一般诗歌的其他真实情况。这就是模式的想法。通过模式，我们的意思是事物被重复，或者它们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以便整体效果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

所以，在那首诗中，水重，水短，水弱，水深，问题的模式，连续的问题，引导我们每一行都期待下一行的问题。我们可以观察非常小规模的模式和非常大范围的模式。在谈论圣经诗歌和观察大量看似可能是精神上口吃的东西时，诗人似乎在重复自己的话。

他们说一件事，然后他们再说一遍，他们说一件事，他们再说一遍，他们说一件事。那么，诗篇第 2 篇说，为什么列国纷乱，万民图谋虚妄呢？嗯，这些意思是一样的，不是吗？第 2 节中的君王，地上的君王都站起来，官长们一起商议反对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所以，他们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一起商议，是地上的君王、统治者，让我们挣开他们的枷锁，让我们摆脱他们的绳索。

这些听起来几乎完全相同。第四节，坐在天上的人发笑，主嘲笑他们。第五节，然后他会在愤怒中对他们说话，他会在愤怒中恐吓他们。

嗯，第五个有点不同。与某人交谈和恐吓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完全相同。这也表明，第二阵容通常会稍微提高赌注，使其更强一些。

但重点是，我们在圣经诗歌中发现了这种不断的相互作用，诗人说了一些话，然后又说了一些与之密切相关的东西，但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在英语诗歌中，押韵是一种组织诗歌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还记得到目前为止，当你学习十四行诗时，你知道韵律是 A, B, B, A。所以第一行是 A，第二行是 B，以一个听起来像的单词结尾，我们将其称为 B，然后进行 A、B、B、A，并且重复该模式。

因此，第一行和第四行听起来很相似，第二行和第三行听起来很相似，然后是第五行和第八行等等。那么，在英语诗歌中，押韵通常是一种组织方法。它是一种工具，可用于通过向我们展示哪些行是在一起来组织一首诗。

希伯来诗歌不押韵。相反，它使用了所谓的并行性。这就是这样的想法：一条线反映了它前面的线，或者我们可以反过来说，一条线反映或预测了它后面的线。

这是什么？嗯，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总结。有一次，拉比们说上帝永远不会重复自己。因此，这两条线的含义必定非常不同。

他们试图找出两条线路之间尽可能多的差异。那么我们如何区分国家和人民呢？我们怎样才能区分喧闹和设计虚荣或空虚的东西呢？这是可能做到的。但后来，也许在17世纪，卢斯大主教做了一系列讲座，他实际上是在争论别的事情。

但一路上，他说圣经诗歌可以被描述为由平行诗句组成，因此线条彼此平行。通常是两行，有时是三行、四行，甚至五行。这是非常罕见的。

通常是两个，有时是三个。卢斯说线条之间存在三种关系。有时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就像诗篇第1篇中的例子一样。事实上，这可能是诗篇中最常见的平行形式。

另一方面，在《箴言》中，正如我们所料，因为智慧与愚昧之间有对比，所以正常的或通常的平行关系是一种对比，他们所说的有点相反。所以，聪明的女人建造自己的房子，愚蠢的女人却亲手拆毁它。或者说，聪明的儿子使父亲高兴，愚昧的儿子使父亲悲伤，母亲悲伤，对不起。

所以，同样的，你知道，两条线是相互对比的。顺便说一句，第二个对比不是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对比，而是儿子行为的影响、儿子的类型以及他的行为对父母的影响之间的对比。这就是箴言 10.1。圣经里有很多例子是没有平行的。

现在，我们的翻译和我想说的学者们看待它的一般方式是，一定在某个地方存在平行关系。但相反，我们拥有的似乎只是不同长度的线条。其中大多数都很短。

在希伯来语中，它们很短。因此，在希伯来语中，每句谚语的平均单词数在七到九之间。当你把它翻译成英语时，它会增加到 13 个，最多可达 28 个左右，具体取决于他们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不再相信听起来像谚语的东西了。《诗篇》也是如此，你知道，一旦开始翻译，内容就会被拉长，并且必须移动，因为语言不同。但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读完诗篇第 2 篇，我不会重读这些经文，我会让你自己读。

当我们来到第六节时，第六节实际上是一个句子，不像前面的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每节由两条平行线组成。所以第三节，让我们挣脱他们的枷锁，让我们摆脱他们的绳索。

第四节和第五节做同样的事情。第六节由一行组成。实际上，它的长度是其之前任何行长度的两倍以上，所有这些行在希伯来语中通常都是三个单词，有时是四个单词。

这在希伯来语中有七个单词，当然比英语多得多。这是圣经诗歌中相当标准的方式，向读者展示我们已经到达一个部分的结尾。有时，表示我们已经到达一个部分末尾的行会非常短，只有一两个词。

通常，它比前面的行长得多。最大的问题是，或者真正的重要线索是，诗人建立了一个模式，然后他做了一些打破这个模式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诗篇 2 的前五节中读到三个词，三个词，三个词，三个词，等等，等等。

然后突然七个字。因此，我们应该对自己说，哇，这是怎么回事？不仅这意味着什么，而且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事实上，从第七节开始，第七节开始了诗篇第二篇的新部分。这是一首现在诗篇作者继续引用主的话的诗篇。我们从

第 7 节到第 9 节讨论了他们的关系，然后在第 10 节到第 12 节中，对那些在第 1 节到第 3 节中叛逆的国王进行了召唤。

诗篇作者在第 10 节到第 12 节中呼吁他们顺服和服从。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每一种情况下，诗本身都存在某种不连续性。在英语中，我们经常通过留空行来做到这一点，在我的这个版本的诗篇 2 中也是如此。例如，在第三节、第六节和第九节之后有空行。

但同样，它们不是原创的。它们是由编辑添加的。在英语中，我们也通过押韵来做到这一点。

希伯来语通过平行的风格、类型和行的长度来做到这一点。因此，当我们读一首诗时，我们发现关注它的结构，即各个片段的结构，实际上成为了解整篇诗篇如何结构的线索。他们可能会说，这不是迂腐吗？为什么我们要担心整首诗是如何构成的？因为我们学习圣经的目的不就是要顺服圣经所说的吗？这种服从的一部分是学会按照诗人的思想来思考他或她的思想。

让我换一下场地吧。假设你要主持一次圣经学习或讲道或在主日学上讲诗篇 113 课。所以，你说，好吧，我的第一点是在第五节。

我的第二点是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我的第三点是在第九节。我的第四点，结论是第一节。

这有什么问题吗？嗯，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诗人没有那样写。他没有想到，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我给出这些诗句的顺序，但他没有想到五、四、三、二，他想到的是一到九。嗯，诗节编号不是原创的，但他是按照书写顺序来思考的。

他希望我们按照这个顺序阅读，这样当我们读到第九节时，无论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节还是第二点或其他什么，无论我们怎么想，我们都会在读完第一节之后才读到第九节。到第八节，我们已经思考了第一节到第八节所说的内容。同样，当我们谈论并行性时，我们会说，哦，我这里有两行。这两行怎么样，我们总是问自己，每一行与下一行有何关系？因为诗人就是这样写的。

每条线都与其前面的线反射、对比或远离。所以，我们读诗篇113篇第二节，耶和華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耶和華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哇，这两节经文很长。

事实上，它们很长。它们是单句。所以这节经文之间没有平行关系，相反，两节经文作为一个整体是相互平行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这真的很酷。你看看你的圣经，第二节A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第三节B行，好吧，在这里，主的名是值得赞美的。哦，这些东西是平行的。

再看看中间的两条线，两条B和三条A，从现在到永远，从太阳升起到日落，时间和空间，从东到西。那说的不是时间。那么，这不是很酷吗？你看到他刚才做了什么吗？他只是认为上帝应该随时随地受到赞美。

他不只是这么说的。相反，他把它翻了个底朝天地问我们，那会是什么样子？或者我们如何思考，我们如何思考？因此，它需要一个非常抽象的想法并将其变得更加具体。与其说时时处处，从现在开始，这一次，我知道这一次是什么。

永远，我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从东到西，我知道那是什么。将这两件事放在中间，将另一件事放在外面，以一种非常常见的圣经模式，被称为交叉或交叉。

因为当你以某种方式排列它并画出连接事物的线条时，就会形成字母“chi”，在希腊语中它看起来像我们的X。所以，人们称这样的东西为交叉或交叉。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东西写成交叉。我很想找到一本关于公元前10世纪希伯来诗歌的手册。

但我们知道他们这样做了很多很多次。有时会使用它，例如在箴言中，其中有对比的线条。因此，单词将按顺序翻转。

这与线条含义的对比是一致的。其他时候，就像这里一样，这两行含义相同，但方向相反。似乎，嗯，也许就像，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当诗人坐下来写一首

十四行诗时，他或她决定用 140 个音节进行交流，分成 10 个音节组，其中每 10 个音节将落入一个特定的韵律方案，并且遵循特定的韵律。

就像那个抑扬格。它将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进行排列，八行提出问题、问题或情况，六行解决或解释它。或者 12 行，另一种十四行诗，12 行提出问题，两行封装问题，或者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更常见，将其颠倒过来，颠倒过来。

诗人做了什么？嗯，极大地限制了他或她自己。CS刘易斯曾经写过一首十四行诗，他说这首十四行诗太难了，他再也不会写了。这实际上不是真的。

他确实还写了一些，但是很难做到。为什么有人要这么做？为什么有人会说，我要以交叉方式写诗，所以诗行必须大致正确，长度相同，否则听起来不正确，不合适。你必须拥有以某种方式相互对应的单词。

你必须要有适合于此的概念。我们将谈论赞美、时间、空间、赞美或祝福，以便我们得到在言语和想法中显示的模式。好吧，我们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有人决定写一首十四行诗，并让自己遭受这种折磨？嗯，部分原因是它是一种被认可的形式。因此，它是一种被使用的形式。他们就是这样写的。

就像平行是他们写诗的方式一样。他们没有写打油诗。圣经中没有打油诗，但他们写了很多伟大的诗歌，这些诗歌都经过精心组合和结构，正如我们将在第四讲中一起看到的那样。

如果你看诗篇 114 篇，它是一篇短诗篇，有八节经文。每行都反映了它前面的行，并且有一些非常接近的重复。因此，经上说，当以色列从埃及离开口吃的民族来到雅各家时，犹大就成了他的圣所，以色列就成了他的领土。

大海看了一眼，就逃走了。乔丹回头了。大山跳跃如公羊，小山跳跃如羔羊。

你怎么了？翻译起来有点困难。大海让你逃离，约旦让你回头，高山让你像公羊一样跳跃，小山让你像羔羊一样跳跃。在耶和华面前，在雅各的神面前，大地震动吧，他使磐石变成水池，使燧石变成水源。

每行都反映其前面的行。事实上，他们经常反映它之前的一行，通常或多次，他们只是将动词从第二行中删除。因此，当以色列从埃及出来时，雅各家从异语民族中出来，并不是说雅各家是从异语民族或结巴舌头中出来的。

嗯，这很常见。诗人希望我们将第一行的动词提供到第二行。你看，这是一种让我们集中注意力的非常聪明的方式，不是吗？我必须回忆起足够多的前一行内容，以确保我将他想要的动词插入到第二行中。

我感觉这不像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的动词，雅各家在午夜时分，在异语民族长子死亡的瘟疫之后，匆忙逃出。他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出去了。

或者犹大成为他的圣所。以色列只是说以色列成为了他的领土。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英文翻译会把动词放在第二行，或者他们会在那里放一些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太难理解。

但那是，你知道，如果它不存在，那是因为它不存在。这是因为诗人的写作方式实际上将这两行联系在一起比在第二行中提供动词更紧密。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首诗篇，我们看到第三节和第四节反映在第五节和第六节中。

因此，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大海一望而逃，约旦河转而回头，大山如公羊跳跃，小山如羔羊跳跃。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看到你逃跑了，看，回到3a。5b与3b搭配，6a和6b与4a和4b搭配。

事实上，4b和6b在希伯来语中是相同的，相同，因为希伯来语中没有问号。抱歉，我知道这让您失望，但它们已添加。所以它只是说山像羔羊。

不过，我们从上下文中了解到，第一个是陈述，第二个是问题。好吧，在考虑并行性时，我们每次都会问自己，这两条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现在，无论我们提出洛斯、劳斯主教还是劳斯大主教的术语，术语都不是真正的重点。事实上，有时这些术语会妨碍我们，以至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术语来描述线条之间的关系。

整本书，大部头的书都在描述和分析圣经希伯来语中的平行结构和平行性。我们要处理的真正问题是，当诗人写作时，他实际上并没有写两个单独的句子，然后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将它们粘在一起，就像 a 加 b 等于 a 、 b 或 c 一样，是新的东西。但相反，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单个语句。

因此，读一首诗的第一行而不读第二行或第三行（如果有的话）是不合法的。它从来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单一的孤立的陈述。不根据第一行来读第二行也是非法的。

诗句是有意的或平行的，我不应该说诗句，因为平行线可以延伸穿过诗句部分。因为再次记住，诗句边界、诗句边界比圣经文本、比原始文本晚得多。平行线在一起，所有的线在一起，创造一个声明，做出一个断言，提出一个问题，提出一个祈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无论它是什么。

那么，我们想问，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二行向第一行添加了什么？或者第一行是什么意思，第一行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第二行？因为毕竟，如果我们连续阅读它，我们就没有任何选择，我的意思是，这就是语言的运作方式，对吧？一次一个字。所以，我们从一行读到下一行，我读了这一行，现在它成为理解下一行的基础，正如我们可以说的，下一行几乎是建立在它之上的。所以，为了理解这座建筑，我们必须理解地基，否则我会混淆我的隐喻，我知道这是有问题的。

但我们要问，这些事情之间有何关联？他把这两个想法放在一起说了什么？那么，为什么他想让我们知道，在《诗篇》第 114 篇第一节中，埃及在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于一个结巴舌头的民族，或者是一种外来或陌生语言的民族呢？为什么不直接说来自尼罗河的土地呢？我的意思是，在法老的土地上，在约瑟夫担任第二把手的土地上，我们可以使用很多东西。但为什么他选择那个特定的术语或那个特定的想法，以便与他在第一行中所说的另一个相对应？我们甚至可以从一开始就问，为什么在第一行选择这个词？为什么说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从异语民族雅各家离开埃及的时候呢？这有什么意义吗？啊，你看，这就是一首诗中作者选择的整个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写一首十四行诗，你不能使用 142 个音节，你做不到。

你必须找到另一个词。你必须符合韵律方案。你喜欢这个词，但它不押韵。

抱歉，你必须摆脱它。去再买一个吧。因为你选择了以某种方式进行沟通，为了真正以这种方式进行沟通，你必须遵循该沟通方法的规则和惯例。

在圣经诗歌中，正常的惯例是线条是平行的。现在，正如我之前所说，并非所有线路都是如此。我们的翻译使它看起来像这样，因为翻译实际上很少将整行文本作为单个句子贯穿整个页面。

相反，我不确定这样做的原因，而且我也没有质疑动机。部分原因是双栏圣经的转变，这使得排长队变得更加困难或不可能排长队。不过，在我看来，第二件事是学术界普遍相信圣经诗歌必须是平行的。

因此，我们将得到两条线，即使它们不存在。我们只需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来打破它，在动词之后打破它，然后将宾语放在第二行或类似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回到诗篇第 2 篇，我们在本讲座开始时所看到的，我们在诗篇第 2 篇中看到它说，为什么列国在骚乱，万民在设计徒劳的事？第一节，非常相似，人民，国家，骚动，设计了一件徒劳的事情。

地上的君王齐心协力，统治者共同商议。好吧，地上的君王、统治者，表明立场，共同商议。这听起来非常相似。

但看看最后，他们实际上，在这个特定的翻译中，第二节中有第三行，它说，反对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但事实上，这行不通，不是吗？因为这不是一个句子，也不是一个从句，它只是一个短语。它确实是第二节第二行的一部分。

但翻译的方式看起来，哦，不知何故，这是被添加到前两行的第三行。我需要弄清楚这条线是如何关联的。嗯，它是相关的，因为它只是第二行动词的间接宾语。

所以，我们实际上有三行，每行三个单词。然后第四行是七个字。然后我们还有另外六行，三个词，每行三或四个词，然后是第六节、七个词。

所以，在第二节之后，我们实际上在结构上有了一些突破。这应该让我们想知道，好吧，如果结构出现断裂，是否有原因？是任意的吗？不，看，这就是危险。可以说他这样做是出于诗意的原因或诗意的效果。

你看，伙计们，这确实是一种逃避。我们不能这么说。因为诗人不会随意做事。

我认为有时我们可以解释事物，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非常复杂的解释，并且想知道，这真的是发生的事情吗？但让我读一下简短的内容，这是莫莉·皮科克（Molly Peacock）书中的一段非常简短的引述。她说，这是我编造的吗？这是真的吗？好吧，我无法阅读引用。但我可以为你解释一下。

她说，所有这些意义真的有可能被包含在这些线条中，即声音和图像、意义、功能、线条长度和结构的相互作用吗？她说，嗯，你知道，当诗人工作时，实际上是右脑在努力形成左脑。因此，在创作诗歌的过程中，诗人甚至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事情是协同发生的。但这些实际上是这首诗意义的本质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是其结构的一部分。

请记住，我们考虑结构是因为我们想以诗人思考他或她的想法的方式来思考。所以，我们说，尽管听起来像，而且大多数翻译都会把休息放在第三节之后，而不是第二节之后，但在诗篇第二篇中，听起来应该是在第三节之后。但这首诗的创作方式，应该在第二节之后以某种方式中断。

第三节引出。好吧，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会打破第四节，因为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会说第四节显然是在谈论主，而第三节仍然在谈论地上的君王和统治者，他们正在商议和第一节和第二节等。

因此，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三节就其内容而言是连在一起的。但第三节与第一节和第二节是通过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结构分开的。事实上，好吧，我知道这不公平，但我要向您展示一些希伯来语的内容，这些内容在诗篇 2 第 1 章和第 2 节中非常精彩。

前四行有四个动词，即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个动词是，我们称其为希伯来语的完成时。下一个动词是未完成动词。

第三个动词是未完成动词。第四个动词是完成时。所以你看，我们又回到了 ABBA 模式，我们讨论过的交叉问题。

这是巧合吗？难道诗人不知道他正在使用这些动词形式吗？或者他只是碰巧把它们按照这样的方式安排了？事实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这在希伯来语中是做不到的，这就是翻译中谈话变得有点棘手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实际写出这节经文，并说，我们将每一行的主语称为 A，动词 B 和谓语，或宾语 C，我们会发现句子的顺序实际上是相反的。因此，第一节的所有内容都是交叉，第二节的所有内容都是交叉。

然后第一节和第二节中的四个动词通过创建不同的交叉将两个交叉连接在一起。我们说，这是巧合吗？我想不是。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继续一种不同类型的平行，如果我们做动词，主谓宾的事情，那就是 ABC，ABC，ABC，他们就是他们。是一样的。

不再有交叉。意外？不，不。诗人确切地知道他是什么，我们可能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但他是非常非常有意地这样做的。你看，这就是读一首诗的一部分，一部分就是说，哇，这真的很酷。这是对诗歌的合理回应。

然后我们开始说，为什么它很酷？为什么他要这么努力让事情看起来像这样？某处有一个原因，即使我们无法思考它，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就是思考这可能背后的原因。让我向您展示另一种重复，然后我将继续讨论更大的结构。回到诗篇 113 篇。

诗篇 113 是从 113 篇到 118 篇的一组诗篇的开头，称为“埃及哈雷尔”，是每年逾越节时背诵的一首歌曲。这些诗篇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有哈利路亚这个词，意思是赞美耶和华，是耶和华的缩写形式。所以在开始或结束时或两者都赞美主。

诗篇113开始，赞美主，哈利路亚，结束，赞美主，哈利路亚。那不是平行的。我的意思是，这是并行性，因为它们是并行的，但实际上是重复，这意味着完全相同。

现在，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诗篇的开头或结尾时，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他要把第一次说的话再说一遍？诗篇 103，我的灵魂啊，请赞美耶和华。诗篇 103 篇结束，我的灵魂啊，请赞美主。诗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想这个。

第一次，或者当我们阅读诗篇 113 篇时，我们假设我们没有带着各种神学包袱。好的。所以，我们读诗篇113篇，它说，赞美耶和华。

什么是自然反应？你可能还记得，当你八岁的时候，你的父亲就说过，把垃圾倒掉。什么是自然反应？为什么？是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的结尾，读到赞美主时，原因已经得到了答案。

所以你看，虽然重复了，就是重复了，单词、单词的内容都是一样的。语句的含义和功能有很大不同。第一个是传票。

第二个是一个召唤，同时也是一个提醒，因为在第四节到第九节中，他通过解释他是多么伟大，以及他对他的子民是多么慷慨和善良，给了我们赞美主的几个理由。因此，尽管它们是平行的，实际上是重复的，但它们没有相同的功能、相同的词汇含义、相同的字典含义，但目的不同。诗篇 103 也是如此，我的灵魂啊，请赞美主。

在诗篇的开头说这句话，以这种方式开始诗篇，然后在22节之后，或者在第22节的21节之后，当他浏览了所有诗篇的巨大目录时，再次说这句话，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主为他的子民所行的善事。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在祝福谁，为什么我们祝福他，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这顺便指出了赞美之歌的另一个特点，即敬拜和赞美的诗篇，即诗篇，即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仅仅因为上帝的存在而赞美上帝。

有时你可能会听到人们说，好吧，我不想因为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而赞美他。我只是想赞扬他，因为他是谁。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人，我很抱歉这么说。

圣经总是给我们理由。原因往往是我们的自身利益。神为我做了什么，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这就是我们赞美他的原因。

有时是因为创造，创造的工作。很多时候，这实际上是拯救或释放的工作。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我们不会花时间去翻到那里，如果你翻到《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就会发现当约翰被圣灵提到天上的敬拜中时，他会听到三首歌曲。

第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第二个赞美上帝，因为他的创造之工和支持他的创造的护理。第三个赞美羔羊的救赎之工。

与我们在诗篇中赞美上帝的理由相同。这是我们谈论圣经诗歌而不是真正的旧约诗歌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实际上，它们都是一体的。有些是用希伯来语写的，有些是用希腊语写的，但都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看台词之间的关系，是为了讲，是为了强迫自己，鼓励自己，我应该说，要注意，要思考这两行放在一起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作者要用这两行，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可以这么说。请记住，我们不会将它们分开。我们不只是读一行，就像读一半的箴言一样，聪明的儿子使他的父亲快乐。

好的。但这并不是箴言的全部内容。它并没有说出要说的一切。

儿子愚昧，是母亲的悲哀。啊，看，这种情况下的对比，比他们单独站立时更能凸显每个人的意义。并向我们展示了不仅是一种行为的后果，而且是两种行为的后果。

同样，在诗篇中，我们读到的彼此平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赋予我们的意义比其中任何一个或两者单独考虑的意义更大。现在，当我们查看结构时，如果我们要仔细检查和分析并概述所有诗篇，实际上，从诗篇第 3 篇开始，您很快就会发现诗篇有一些相当标准的大纲。诗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实际上看起来像诗篇 13。

让我给你一个诗篇第 13 篇的粗略概述。在前三节经文中，我们有这些问题。耶和華啊，你要到几时才永远忘记我呢？你还要向我掩面多久？我要在心灵中谋划、终日忧伤到几时呢？我的仇敌高举我要到几时呢？这些是对上帝的称呼，就像许多其他诗篇一样，在翻译中通常以“哦，主啊”或“哦，上帝”或“哦，我的上帝”开头。

基本上，这个呼唤是为了引起上帝的注意或类似的事情。他们似乎就是这样，呼吁关注。我的意思是，你会永远忘记我吗？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说法，我想你已经永远忘记了我。

所以，就像这样，以及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就是寻求帮助。在诗篇第 3 篇中，有这样的请求。耶和華我的神，请注意，回答我，照亮我的眼睛，甚至可能让我的眼睛发光，类似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他的要求。然后他给主一些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应该回应这个请求。免得我在死亡中沉睡，免得我的仇敌说我已经胜过他，或我的仇敌因我的震动而欢喜。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第四节中的平行关系，我的敌人，我的对手，我已经胜过了他，免得他们在我动摇时欢喜。这不是完全的并行，但非常接近，并且是同义的。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怕我死。

所以，他不只是问上帝，他还给出了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祈祷请求的理由。然后在第五节中有一句话，但我相信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而喜乐，这是信心或保证的表达，或者是某种希望主已经回答了他的祈祷或即将回答他的祈祷，会回答的。然后第六节，他说，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为他厚待我。

再次注意，这是诗篇的最后一节，它是一个句子，而且非常长。排长队的部分功能就是封闭一切。因此，在第六节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应许。

这就是我要做的。所以，他接着说，你还要忘记我多久？说，我要向主歌唱，因为他厚待我，善待我。在六节经文的空间里，从演讲或祈求中概述这个大

纲，祈求是呼唤某人，呼唤某人，邀请他们，请求帮助，请求他的理由，为什么上帝的动机，他的信心表达，以及他的承诺。

有时，唱歌是一个承诺。有时它是做出牺牲的承诺。有时它特别说，我要与弟兄们一同向我的弟兄见证主向我所施的良善。

所以，各种各样的应许，各种各样的.....现在，诗篇的三分之一看起来就是这样。三分之一的诗篇，52 或 53 篇。他们总是这样结束。

我应该说，除了诗篇 88 篇之外，还有一个例外。诗篇 88 篇的结尾并没有任何欢呼或任何承诺。相反，诗篇 88 篇的结尾非常形象地说道：你已将爱人和朋友从我身边移走。

我的熟人都是黑暗。有点无赖。但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诗人倾向于遵循一种模式，为什么诗篇 88 篇不遵循这种模式呢？这位诗人刚刚度过了非常非常糟糕的一天吗？或许。

或者它在圣经中的存在只是提醒我们，我们不会总是在隧道尽头看到光明？我的意思是，至少这仍然是对上帝的祈祷，对吗？他在向他抱怨，但他至少在和他说说话。事实上，这表明了注意到这样的轮廓的价值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具有相同模式的两篇或三篇诗篇。

我们注意到，在一首诗篇中，原因和动机有五节或十节长。在另一首诗篇中，抱怨的部分长达10节。在另一首诗篇中，最后的应许不断地继续下去。

诗篇作者获释后要做的所有事情。所以我们对自己说，好吧，所以他接受了这个想法，但是在这首诗篇中，在这首诗中，在这首哀歌中，正如他们所说的，他真的很在强调这个想法或这个想法。为什么？这与其他同类型的诗歌有何比较和对比？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练习。

十四行诗的创作历史已有数百年历史。如果你愿意的话，牛津出版了一本很好的小书，叫做《十四行诗之书》。如果你拿到它并通读它，然后你问自己，我知道十四行诗应该遵循某种逻辑。

这首十四行诗如何适应这一点？为什么他不完全遵循同样的做法呢？为什么图案看起来有点不同？他为什么要重新安排事情？为什么？因此，我们开始思考为什么诗人会采用或多或少标准化的东西并对其进行一些调整。因为这种调整是这首诗意义的一部分。因为在诗歌中，形式和内容并不是并列的。

不仅仅是形式支持内容，形式、形状实际上也是内容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关注的原因。记住欣赏，我们谈论了很酷的因素。

嗯，这是希望我们看到这一点的一部分。哦，看看所有的工作。他把这些放在一起。

看看他把它们放在一起时说了什么。看看当你把诗篇第 2 篇开头的那几行诗放在一起时，它说了什么。嗯，这就是诗歌的交流方式。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刚才提到了诗篇的另一种主要类型，那就是赞美诗，比如 113 篇。它们总是遵循相同的模式。他们以呼吁赞扬开始，然后是命令，然后是赞扬的理由，最后以呼吁赞扬结束。

有时其中之一更长或更短。所以，在诗篇 150 篇中，赞美的理由基本上是一行的一半，第三节，最后五行都是用所有这些乐器来赞美。嗯，我的意思是五节经文。

嗯，诗篇 150 篇与诗篇 148 篇的重点不同，诗篇 148 篇的重点是谁在赞美。诗篇 150 篇的重点是如何赞美。但在每种情况下，都有这样做的理由。

所以，我们看看，嗯，我应该说，还有其他类型的诗篇。您还会看到其他模式。有时这些模式很容易辨别。

有时他们不是。但是，学会将诗篇视为不同的体裁，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不仅有 150 首诗篇，而且实际上有 150 首诗，它们属于一般类型，让我们可以相互审视，以不同的方式单独审视它们。在该类型中相互了解，看看它们每个人如何运作，每个人都按照该模式做什么。因此，要集中注意力，仔细阅读，注意诗人是如何写作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尝试跟随他或她的思想思考他或她的想法。

这是 Fred Putnam 博士关于《诗篇》的四场演讲中的第三场。